

云南

# 彝学研究

THE STUDIE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YUNNAN

第

3

辑

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 编

FIRST 3

云南民族出版社



# 云南 彝学研究

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 编

主编：马立三  
副主编：普学旺 左玉堂 张仲仁

第

3

辑

云南民族出版社

FIRST 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南彝学研究. 第3辑/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7

ISBN 7 - 5367 - 2425 - X

I . 云... II . 云... III . 彝族—民族学—研究—云南省—文集 IV . K28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538

责任编辑：张仲仁

封面设计：杨弼睿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字数：43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定价：40.00 元

---

ISBN 7 - 5367 - 2425 - X/G·470

## 前　　言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红土地上，彝族先民同其他各民族先民一道，曾谱写过光辉的历史篇章。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彝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翻译出版了《尼苏夺节》、《查诗拉书》、《阿诗玛》、《普兹楠兹》、《尼布木司》、《祭龙经》、《裴妥梅妮》、《滇彝古史》、《吾查们查》、《彝族创世史》、《尼迷诗》、《美丽的彩虹》、《彝族爱情叙事长诗》等数十部彝族古籍文献，向学术界披露了大量的彝族资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和其他彝学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彝学以其深奥、丰富的内涵而震动了整个学术界，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为宣传和介绍彝族，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并以翔实的资料和内容确立了彝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彝学研究已经大功告成，彝学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在丰繁庞富的彝族文化中仅仅是沧海一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云南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今天，彝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任务也更加繁重。

为加强彝学研究和出版研究成果，以促进彝族地区的两个

文明建设，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云南彝学研究》第三辑，主要为编写《中国彝族通史》提供有关资料。

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

2002年5月10日

## 目 录

彝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鑫昌	(1)
试论彝族社会历史分期	左玉堂	(10)
对编写《中国彝族通史》的几点建议	巍山县彝学会	(27)
关于编写《中国彝族通史》的几点建议	戈隆阿弘	(32)
浅谈《中国彝族通史》研究的重点及拓展的研究领域	白兴发	(43)
编纂《中国彝族通史》要突出彝族特色		
——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师有福	(53)
“概述”在史志篇目设置中的作用浅议	李学海	(60)
《中国彝族通史》中彝族族源问题探讨		
——从彝文考察彝族与古羌人的关系	朱琚元	(66)
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大纲第二次讨论会摘要		
刘剑文〔整理〕		(81)
略论彝族社会的军事	张建华	(88)
略论彝族法律制度的社会影响	王明东	(104)
蒙舍诏诏名初探	字绍华 杨平侠	(116)
南诏十三代王概述	陈国珍	(121)

风风雨雨话南诏	杨平侠	(149)
论爨判协助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的经过	汪致敏	(154)
罗婺部历史文化初探	张仲仁	(161)
哀牢族属考		
——兼及缅人族源	街顺宝 章军	(193)
元江彝族初探	杨玉芝 宋自华	(215)
彝族古籍与彝族历史文化	乌 谷	(230)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古籍概述		
——兼谈彝文古籍的开发利用	杨怀珍	(250)
研究毕摩是研究彝族史的关键	普家华	(256)
武定彝族反土司斗争调查	李联会 杨凤江	(263)
笃慕嫡裔孟获	张和东	(287)
彝族自称考释	自文清	(294)
“龙、虎”的音译词“罗罗”亟须更正	张天权	(305)
“倮倮”辩	罗 傕	(309)
洛尼山新考	张纯德	(314)
彝族语言文字规划与使用	普忠良	(325)
彝语支亲属称谓、排行名及其词头 a、i 的语言		
学含义	刘剑文	(344)
山苏话与聂苏话语音比较研究	丁雄 普惠琳	(356)
彝文与彝文对联	张启仁	(368)
从彝族《人祖的由来》看祖先崇拜	阿 西	(379)
论彝族祭祖大典及其宗教意义和社会功能	朱崇先	(402)
武定环州彝族古代祭祀遗址探秘	唐楚臣 杨凤江	(417)
推崇彝族土主信仰，促进南诏文化		

开发	罗永根	字绍华	杨平侠	(428)
石林县新世纪初发展战略思考	赵德光	(434)		
试论将李文学起义遗址建成风景名胜区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张应华	(447)		
浅谈发掘和利用夜郎文化的旅游资源问题	安文新	(453)		
试论李文学研究与服务现实的紧迫性和 可行性	李 毕	(460)		
李文学精神初探	弥渡县彝学会	(467)		
关于彝族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研究方法 的思考	龙 珊	(476)		
彝族文化的“活化石”咪黑们 ——彝山田野调查	罗宗贤	(481)		
浅淡彝族文化	周良智	(488)		
清代彝族诗人余昭及其诗作	陶学良	(493)		
浅析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艺术 特点	张海英	戴波	(505)	
彝族民歌与《小河淌水》	李 泽	(511)		
沙马石已家的婚姻状况（二）	沙马阿青	(515)		
彝族古代女英杰奢节和奢香	张庆芬	(530)		
龙武县史拾	李朝旺	(534)		

# 彝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鑫昌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对祖国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认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彝族通史，对弘扬彝族历史文化，加快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是从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当时有一批学者在彝族居住地区从事民族志调查研究，在语言、风俗、宗教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资料积累，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也有学者在从事作为统一体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时候涉及彝族史的某些领域。但专门的彝族史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开始的。

## 一、历代对彝族的研究与记载

彝族这个名称出现的很晚，但其先民的活动却很早就有了史籍记载。与彝族来源有一定关系的氐、羌、蜀等名称，甲骨文中已有记载。早期的史籍如《尚书》、《竹书纪年》等也记录

了这些民族的活动。到了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年代，彝族先民便以嶲、昆明等名称明确地被记录了下来。嶲也作叟，古人即认为与蜀同音异写，所指的民族也相同。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大量经籍，其中的大量内容涉及先民的活动。有一批系统的谱牒，如较长的贵州水西安氏的谱牒，到清康熙年间止，已有 100 多代，距今 3000 余年。

《汉书·地理志》及其他一些地理志记载的地名，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彝族先民活动的遗痕。

从上一个世纪开始的考古发掘，也为我们探索彝族先民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实物证据。其中的许多实物，都有可确认的年代标记。

中国有悠久良好的修史传统，从司马迁写成《史记》开始，一直到清代，都有连续的通史。其中不乏对彝族先民的记录与描述。其他的许多史籍也为我们研究彝族先民走过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蛮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典籍提供的资料，使我们能把彝族先民曾经用作自己族群标志的名称逐一排比出来，让我知道嶲（叟、蜀）、昆明——爨——乌蛮——罗罗等名称都是不同时期对彝族先民的称呼。从唐代记载徙莫祇开始，各种史书、方志还记录了许多作为地域标志或家氏区分的支系名称。彝族的风尚、礼俗与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自古也有记录。但这些都不能与今天所说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史研究相提并论，一方面它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客观的态度，论述也多简单。

## 二、20世纪的研究状况

到了20世纪以后，特别在清王朝被推翻后，一些走出国门和未走出国门的学者，注意学习国外的新知识。后来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在此时也引入中国。开始有人用民族志方法，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彝族的民族志调查，也是由一批受过这种训练的学者来完成的。成绩卓著者，有杨成志、江应樑、陶云逵、马学良、林耀华诸先生。杨成志有《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云南罗罗族论丛》等成果发表，他是最早进入彝族地区的中国人类学家。江应樑有《凉山夷族奴隶制度》、《彝族社会》等。陶云逵最著名的成就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先报道了图腾制遗留，他对新平鲁奎山等地的调查资料，长期以来都被人们不断引用。林耀华有《凉山彝家》。马学良的专业是语言文字，同时也涉及彝族的社会文化。他是彝族语言研究的先驱。

这些学者没有直接从事彝族史研究，却对彝族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为彝族史研究提供了很多真实可靠的民族志资料。而他们倡导和引入的民族与语言两个视角，则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国外的旅游者或过客，对所见到的彝族及其文化风俗作过描述或记录，也有一些评论。有的观点还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彝族有雅利安血统的观点及彝族可能是外来者的观点即是其一，后来受到过中国学者的批判。民国时期彝族自办的《新夷族》，曾发表过安成的文章——《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民族吗？》，大约也是针对这种观点而

发。持外来说的这些人的研究不深入，多数也非专家，所说多出于臆断，没有什么证据。徒添纷乱，而无助于彝族史研究。

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学与人类学引入中国，民族的概念也受到重视。吕思勉、王桐龄、缪凤林、宋文炳、刘掞藜、林惠祥等都写过相同名称的《中国民族史》，也都谈及彝族。王洁卿写过《云南民族之研究》。马长寿写过《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这些人提到民族，都带有独立范畴与平等观念，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林惠祥在所著《中国民族史》中，专列罗罗缅甸系一节，纯出于语言视角。

民族与语言两大视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充实，著名的民族大调查与语言调查便是为进行民族识别与决策需要而进行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正是依靠了这些调查成果，才为后来的民族识别与认定打下了基础。语言视角的引入，还奠定了民族关系的谱系分类基础，用语言资料，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参考线索。

应该说，纯粹的彝族史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进行的。在此之前，如朱希祖的《两爨氏族考》等，虽也有人涉及这一领域，突出的成果并不多。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需要，加上政府重视，有很大一批人投入到了彝族历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中的一大批人是从民族调查开始认识和了解彝族并投身彝族史的研究。《彝族简史》的编写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许多人集体劳动的成果，其中的很多人就参加了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正是因为受到民族志描述方法与记录材料的影响，彝族史的研究，从明、清以前的一般性叙述，转向分类细密的严肃学科。从笼统的描述转向由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艺术史、教育史、文学史、风俗史等众多子项目构成的系统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早期彝族史研究，除一般性的论文撰写外，主要的工作集中在五个方面，即史料的鉴选节录和校订、南诏史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彝文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以及几部彝族专史的撰写。

史料节录虽然是基础工作，也体现了个人的研究水平与观点。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单位曾节录过规模较大的彝族史资料，但未出版。已出版的彝族史资料节录本主要有蒙默的《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魏治臻的《〈清实录〉彝族史资料辑要》、《彝族史料集》，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李霖灿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新史料辑考》等。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虽不是单独针对彝族，但就其史料收集的广博、考校的精深、使用的方便，都是堪称一流的。是书，明代以前的彝族史的重要资料几乎都包罗其中，明以后才偏重于云南。

南诏史研究也是彝族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历来受到重视。除前述的史料整理成果外，尤中的《南诏史话》，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王吉林（台湾）的《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查尔斯·巴克斯（美）《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向达、赵昌甫、木芹等三人先后分别对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也作《蛮书》）作考校研究，说明人们对南诏史研究的重视。南诏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诏的社会性质、南诏王室族属以及南诏和吐蕃、南诏与李唐关系等几个方面。彝族学者刘尧汉的论文《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在族属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凉山彝族奴隶问题，也是热门课题，先后出版了集体编著

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明清彝族奴隶社会》；也有个人研究成果，如胡庆钧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形态》、周自强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虽然主要取自民族志调查资料，但也涉及历史发展脉络。另胡庆钧在《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中，也讨论了彝族奴隶制的一些历史发展情况。

彝文文献对彝族研究的作用，学者历来寄予厚望。早在民国年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接触彝文书籍，不惜放下手中的工作，与彝族毕摩罗文笔合作，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初具规模的彝文文献丛书，题名《爨文丛刻》，揭开了彝文文献翻译新的一页。到目前为止，翻译的书籍已达数百种，北京、云南、四川、贵州的许多科研机构都在致力于这一工作。翻译的书籍，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也解决了许多汉文史书记述不明的问题。

专史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彝族文学史的研究有左玉堂等编写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文化史的成果则有马学良等的《彝族文化史》、张福的《彝族古代文化史》、刘尧汉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也可以归入这一领域。

系统编撰彝族史是彝族史研究的目的之一。这一工作起步也很早，方国瑜、马长寿等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就已开始着手这一工作，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彝族历史的发展脉络。马长寿有《彝族古代史》（李绍明整理），方国瑜有《彝族史稿》。方国瑜以史料考证见长，而马长寿则引入许多语言学的研究资料。由于工作环境不同，在今天看来，在彝族史研究中，方国瑜、马长寿两先生确具真知灼见，影响甚深。方国瑜除了有《彝族史稿》一书外，《云南史料目

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丛刊》等书籍，都为彝族史研究扫清不少障碍，他所撰写的大量论文，也涉及彝族史。

相对于方、马两位先生，易谋远的工作，起步较晚，所以也有条件利用一些新材料。他所著的《彝族史要》一书，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彝文文献翻译资料，并以此为线索来追溯彝族先民的历史发展轨迹。

总的来说，彝族史的研究成果，还是以论文为主，专书是少数。回顾前人走过的路程，在看到他们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人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许多问题还需要后人不断努力，加以解决。彝族史的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议，本身就说明，研究有待深入。

争议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彝族史所涉及的诸如文字起源问题、族源等问题有不同看法；其二则体现为亲缘民族之间对某些古代族群或事件的归属争议；最后是不同系统民族与彝族之间的归属争议。发生这样的争议，亲缘民族由于在古代分化不明显，难免有无法区分的可能，但就非亲缘民族而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史料的利用与解释，反映的是材料使用的科学准确性，及研究的深入程度。在前人的一些论述中，研究不深入，使用材料不准确而导致的错误是很多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彝族史的研究应该加大力度，让一大批熟谙彝族文化、有深厚史学功底的学者加入彝族史研究的行列。

### 三、新世纪的展望

可喜的是，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彝族史的研究已经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前景足可乐观。学术发展使学科分类不断细化，也不断完善，历史研究已从纯史料分析转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信息处理技术、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势必使历史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科学可靠。这种优势在彝族史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也将会越做越好。

不少的科研基地建立，也是彝族史研究的良好基础。在云南、四川、贵州、北京等地，都有一些学校与科研院、所在致力于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些博物馆中收藏有大批的彝族文物，也有人专门研究。一些档案馆中，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档案，亦有人进行专门的整理和研究。这些都是彝族史研究的人员基础与机构保证。

彝族研究人才的形成，也是学科发展的可喜成果。目前的人才结构，已远非方国瑜、马长寿等先生筚路褴缕的年代可比，多学科各层次的人才都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且人才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很多都是各个相关学科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更为可喜的是，一个有深厚民族感情、熟悉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彝族学者队伍，也在茁壮成长。

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吸引了国内专家学者，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工作越来越活跃。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研究正逐步深入，已成为史学研究百花园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彝族史的研究，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既充满了希望，而又具挑战的关键时期。无论从理论性、学术性、现实性的高度来讲，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向社会提交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都是迫在眉睫的事。《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将集中一批专家学者来写《中

国彝族通史》，既要总结、利用前人的成果，也要解决许多新出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和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讲究学术规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严肃认真地工作，为把彝族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